淮南萬畢術

附元倉子

舊鈔本　陳奐跋

沈氏海日樓舊藏

淮南萬畢術

元倉子附



淮南萬畢術

理髮竈前婦安夫家藝文類聚十七

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同上

孤桃枝御覽九百十八作之恭作象令雞夜鳴　取孤桃南北行枝

長三尺折以為恭涂以三歲雄雞血夜居杙作棲告下

則鳴同上八十六

梧毛犬尾親友自絕　取馬毛犬尾御覽七百三十六下有火之二

字置朋友衣若夫婦衣中本有夫婦二字依御覽本刪自相憎矣

同上九十三

青逕殺鼈得莧復生同上九十六

得　之夜无　塗棲　馬朋　衣若並无妻　逕

此條孫本作埋石四隅之注

若燒黿致鼈　取黿夜燒之則鼈至也同上

取蚖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初學記二十五

老蠹八十類聚作萬年變為萍　聚血之精至黃泉同上二十七

槖駝之本出泉源同上二十九

欲致疾風焚雞羽太平御覽九

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同上三十三

東行馬蹏土令人臥不起　取東行馬蹏下土三家井中泥合土和之置臥人臍上即不能起同上三十七

竈之土不思故鄉　取竈前三寸方半寸取中土持

夜則並无　自也无

血也

合

注文二十一字孫本无

孫本注曰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御覽三十三

之遠出令人不思故鄉同上

埋石四隅家無鬼　取蒼石四枚及桃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併埋弓矢四隅故無鬼殃同上五十一

方諸取水　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冶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月按當脫字水即來同上五十八

竈神以以字李兆洛鳳臺縣志引有晦日歸天白人罪同上一百八十六

拔劍倚戶七百三十六作門兒不夜驚同上三百四十四

牛翁十四可以強弩　取牛翁十四枚曲蟮白頸者二七以三尺新布裹之活塗布著之無令人見用之拭弩令溫引之校半力也同上三百四十八

無耳並无　治

壬子並无

以无

十冊

拭无

馬柳生腐茅者取馬柳生茅可以為藥食斂鬼矣同上
三百五十九
鵲腦令人相思　取雌雄鵲各一頭中腦三字依九百二十一
補燔之四道通按當作通道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
中則相思也同上七百三十六
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清同上
澂箕止鹹　取箕以內醬中則鹹著箕矣同上
首澤浮鍼　取頭中垢以塗鍼鍼字依八百三十補塞其孔置
水中中字補即即作則浮同上
取亡人衣裏磁石縣井中亡者自歸矣同上

柳者无柳合鳧　三字无　橈　奬則无　鍼无　中无

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同上
赤布在戶婦人留連　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
為灰置楣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同上
取家祠鳳臺縣志作冢墓黍啖兒兒不思母同上
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之字依八百四十二補欲飲酒
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同上
門冬赤黍薏苡為丸令婦人不妬同上
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同上
燒木貴酒人民自聚　取失火家木刻作人形朝朝
祭之人聚也同上

孫本四字注文　以　木枝　賣木　矣

於

蝟膏塗鐵柔不折（同上）

狼皮在戶羊不出牢畏狼故也（同上） 取狼皮以當空戶則羊畏不敢出矣（同上九百九）

牛膽鳴釜 取牛膽以塗熱釜即自鳴矣（同上七百五十七）

馬蹏破罍 取馬蹏燒如炭置罍中有頃破矣（同上七百五十八）

銅甕雷鳴 取沸湯著銅瓶中塞堅密內之井中則雷鳴聞數十里（同上）

雲母入地千歲不朽（同上八百八）

雲母在足無踐棘 取大雲母塗足下踐棘不能刺

甑　四字无　羊畏狼　六字无　注文孫本無　置甕　堅塞之　作　下无　跨　能无勾

孫本合二條為一

（同上）

雲母來水 雲母石能致水（同上）

僵蠶使馬不食欲愈之以桑拭口鼻即食矣（同上）

馬喜齧人 取（依七百三十六）僵蠶塗上脣（三字依七百三十六）即不齧人也（同上八百二十五）

白芳七結浴蠶（同上）

蝹能累卵 取戎蝹塗卵取他卵置其上即累也（同上八百六十五）

犀角駭狐（同上八百九十）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七百三十六）

牛膽塗目莫知其誰 取八歲黃牛膽桂三寸著膽

十一字无　喜无　止復　人　戎无　其无

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著目下為女子著頭小為小兒著頤下盛以五色絲囊先宿齋無人知也（同上八百九十九）

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同上九百二）

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歸終猩猩皆神獸（同上九百八）

狐目貍腦鼠去其穴　以塗鼠穴即去（同上九百十一）

被髮北向咒殺巫鼠　夜有巫被髮北向禹步咒曰老鼠不祥過者受其殃（同上）

人面擊地飛鳥自下　取蘖木為人形似鳥而血塗人面以擊地飛鳥（血本誤）自下（同上九百十四）

並

鼠禹步並无

鳥自飛下

孫本取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為石也凡十三字

寒（類聚九十一作乾）皋斷舌可（可字依類聚補）使言（言字依類聚補）語　取寒皋斷其舌即語矣寒皋一名鸜鵒（同上九百二十三）

伯勞使虵蜿蟬　乃天使然也（同上）

伯勞守金人不敢取　取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七百三十六有化為石三字）也（同上）

鴟腦令雞自伏　取鴟腦以塗雞目即伏不能起也（同上）

蝦蟆得瓜平時為鶉　取瓜去瓣置生蝦蟆其中殺鶉以血塗瓜堅塞之埋東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旦發出之以為鶉矣（同上九百二十四）

十二字並无

雞日

矣无

乃无 膽服

則自无 物下六字无

天雄鸛胎日行千里　取鸛胎於月中纍一日一增

天雄一月用三十天雄而并治為丸大如梧子欲行

吞一丸同騰蛇膽和犬良去天雄乃獨膳即行千里

同上九百二十五

甑瓦止梟鳴　取破甑瓦向抵之輒自止物相勝其

性耳同上九百二十七

鵄鵂致鳥　取鵄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

羅其旁鳥自聚矣同上

黿脂得火可以燃鐵　取黿殺之燒鐵如炭狀以焠

其脂中鐵自燃同上九百三十二

鳥旦　再騰 三字无　瓦上梟鳴 底　鵄鵄　自无　注文十七字 孫本无

孫本注蛇肝和丸令人不倦

烏喙地肝病作不苦　取烏喙地肝各等和治丸如

梧桐實病欲作吞一丸人不倦矣同上九百三十三

燒蟹致鼠同上九百四十二

螢火卻馬　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卻

不敢行同上九百四十五

守宮塗臍婦人無子　取守宮一枚置甕中及蛇衣

以新布密裹之縣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以

唾和之塗婦人臍磨令溫即無子矣同上九百四十六

守宮飾女臂有文章　取守宮新合陰陽者牝牡各

一藏之甕中陰乾七百三十六引作取守宮蟲餌以丹砂陰乾百日以飾

喙 蛇 作无　飭　飭

孫本接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井花水和塗女人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御覽同上

女臂則生文章（三十一引作以井華水和塗女人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與男子
合陰陽輒滅去（三十一引作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七百三十六作男合即滅同上）
苓皮蠙脂魚鼈自聚　取苓皮漬水斗半燒石如炭
狀以淬蠙脂置苓皮水中七日以（本誤巳）置沼則魚鼈
自聚矣（同上九百四十七）
蜘蛛塗布而雨自晞　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
殺以塗布而雨不能濡也（同上九百四十八）
取蜘蛛與水狗及豬肪置甕中密以新縑仍縣室中
後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
法取蜘蛛二七枚內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

中　碎巳　稀塗　然 而雨能 並无　中无　又无　云猪

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梁（同上）
竹蟲飲人自言其誠　竹蟲三枚竹黃十枚治之欲
得人情取藥大如豆燒酒中飲之不令醉以問其事
必得其實也（同上）
黍成蠐螬　以秋冬穫黍中即生蠐螬也（同上）
青蚨還錢　青蚨一名魚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等置
瓮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
八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互市置
子用母置母用子錢皆自還也（同上九百五十）
沙蝨一名蓬活一名地脾（同上）

移移　撓　雜 置鹽　皃　錢无

八月榆檽（音而）令人不飢　以美酒漬榆檽曝乾以清粱米紫莧實蒸令相合欲不食者三指撮酒以服之即不飢耳（同上九百五十六）

桐木成雲　取十石瓦甖滿水中置桐甖中（七百三十六作取梧木置十碩瓦甖蓋之三四日氣如雲作同上）

蘖令面悅　取蘖葉三寸土苽三枚大棗七枚膏和塗面不得四五日立悅矣先以湯洗面乃傅藥（同上九百五十九）

南山牡荊指病自愈　節不相當有月暈時尅（鳳臺縣志作刻之同上）

凡　日氣如並无也　瓜　出立无

孫本注曰取雞血雜磨針鐵杵和磁石基頭置局上即自相拒抵

夜燒雄黃水蟲成列　水蟲聞燒雄黃氣皆趣火（同上九百八十八）

磁石拒基　（七百三十六引作提基）取雞血口作鍼磨鐵擣之以和（九字作磨鍼鐵以相和六字）磁石日塗基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同上）

磁石縣井亡人自歸　取亡人衣帶裹磁石縣井中亡人自歸（同上）

取曾青十觔燒之以水灌其地雲起如山雲矣（同上）

曾青為藥令人不老（同上）

朱沙為湏（同上）

對來炎　抵　聚磁石　澆之无　頂

天雄雄雞志氣益　取天雄二枚納雄雞腹中擣生食之令人勇 同上九百九十

岑皮致水 同上九百九十二　取岑 按疑即岑字誤 皮置罌中自沸如雨也 同上七百三十六

莽草浮魚　取莽草葉并陳粟米合擣之以內水魚皆死 同上九百九十三

迴風之草見八方　取迴風草三寸三枝五寸五枝以城西面土三家不及井中青泥南雞欲上棲不上者并治合為丸磨其面目出戶為八方矣 同上九百九十四

以牡菊灰散池中蛙盡死 同上九百九十六

反岑　野並　枚枚　石　視　地

酒薄復厚漬以苑蒲　斷蒲漬酒中有頃出之即厚酒也 同上九百九十九

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置中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靨即當滅矣 鳳臺縣志

艾火令雞子飛　取雞子去其汁 二字本作㲉依九百二十八引改 然艾火內空卵 卵字依九百二十八引補 中疾風高舉自飛去 御覽七百三十六

鴻毛之囊可以渡江　盛鴻毛於縑囊可渡江不溺也 同上九百十六

百日　其无　卵无　囊之繩以　也无

淮南萬畢術古五行家言也又稱淮南萬畢經其書梁時尚存至隋時始佚故隋志稱梁有淮南萬畢經今它書所引皆稱萬畢術往者孫氏馮翼曾以集本刻入問經堂流傳惜誤字未經訂正去冬得吳江沈小垣先生集本亟命藻兒別錄副本仍以問經堂本異同標於上下方俟質衷於吾　夫子而定論焉

咸豐七年六月長洲馬釗

萬畢人姓名見史記龜策列傳蓋八公之輩有術一卷漢涿郡高誘注見淮南外篇茲倩馬君過錄集本復誌數語

陳奐年七十二

亢倉子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屬啜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杓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屬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

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為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譆来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呑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禃（祖）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㮄色躄然膝席曰㮄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

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㮄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惽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

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乆則明明而能乆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无與樂安所取哀哀地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虛蜕虛之謂道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污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污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污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污者矣夫瞀視者以𩑶為赤以蒼為

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賴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適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无能滑吾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為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

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寘于丑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干)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龔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果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疊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元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

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晉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嚥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遥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剸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譲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无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知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辠也吏之有辠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

貶廢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疏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矣禁網疏闊則易避難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閑閑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淳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褱祈禁網煩僻夫輿

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煩辟則莫知所逭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逭則譊過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靡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黄則身黄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簳鏃以精金鶩隼為之羽以之棓籥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湯寇爭衡覩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

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劚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鱻姦者出言長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横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吏刑曰眚災肆赦赦不欲數數赦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姉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死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死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聖人之材王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鷃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鷃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

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明者聽而視
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
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
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
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
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
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怏形異藝而爭進
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
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
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
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政矣而世或難之
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
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
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
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見聞
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歛欲
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
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歛欲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世
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无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妨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忠（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郝龍靦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脩政今之清勤為身脩名夫為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脩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振事得其所心以事為主

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禄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
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有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
之信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
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
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
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
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
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
彌莊踈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
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
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
司勤辨居室檢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
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
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
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
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
培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

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游之者久矣所如寡合或為乘時夸毗者所嗤給於是曳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聖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今不知為工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義而不侯義為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譆超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冒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冒與伏汨吾無誰和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

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蔡公問賢材何從而可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致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若

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辟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緝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為簡核而得之也癸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癸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寤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振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為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讀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

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王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若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世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

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害夢路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脩内禮所以脩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

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

也莊侯他應聲解劒而去於乎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憂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子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

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勸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為疎露亦有辭約而不容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雜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安能洞詳時有不可不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

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躄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闇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孅貳猜釁日積見童之所簡者乃耆耋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人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慱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无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

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敍之以土功是謂大

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

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踈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粃墝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穅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蘦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䵂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

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睎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縈泉賓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邪亢倉子油然虧眄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斃斃焉以斫刺為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可矣景主一拜再舉斂韛袵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推天所命亢倉子仰棲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捘兵也侈鬭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鬭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船）非也有以用兵而

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儆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虞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敘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雠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

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於是步前稱觴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如天闕白晝行道

亢倉子終

舊題周庚桑楚作王士元作孟浩然集序嘗自述其事則唐人王士元撰所偽託者也咸豐六年冬月屠君璨芝照舊刻本錄贈　陳奐記